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三編卷四

德清俞樾

張任庵同年六十壽序

余於道光庚戌成進士前乎此者爲丁未榜後乎此者爲壬子榜是兩榜者內而卿貳外而封疆踵相接也吾榜介其中稍形落寞談者有蜂腰之誚然而同榜諸君子實多奇偉英俊之士其秉心公亮方圓可施者不乏其人蓋以榜運論雖若少遜以人材論固不居丁未壬子後也余頻年僑居吳市霄漢故人日就疎闊而任庵觀察張君適需次江蘇乃余庚戌同年也追惟曲江游

宴之雅迄今二十有九年而君之齒亦既六十矣吳下諸君子與君同官者咸願爲春酒介眉壽而屬余文之以言余旣有同歲生之誼而君數十年來政績之卓卓可傳者又惟余粗知其略然則安敢以鄙陋辭哉竊惟吾榜中奇偉英俊者固所不乏而如君者尤余所心折者也君以弱冠遊庠每試輒冠其曹己酉領鄉薦庚戌捷南宮釋褐授山西嵐縣令其地爲隋時樓煩故郡林麓黝儵風俗葺良君鳴琴治之不勞而理舊無書院乃集秀艾之士月一試之出奉入所贏爲士子膏火之資每進諸生討論經史兼爲講說宋五子書一時化之若

鮑德之在南陽任延之在武威爲滁陽爲我 朝豐沛
舊都陪京重地君以育善之邦宜先清犴圄以昭
聖世時雍之化維時簿書塡委積至二百餘事君於一
年之內掃而空之疑獄數事立與平反父老歎爲霹靂
手相國傑文端公方兼尹事以之上聞 璽書褒美
焉及其牧甯遠州也有姚氏者以季父與兄之子忿紛
擊不解垂十年矣君曰父子無獄兄弟之子猶子也反
復開導各流涕而去昔韓延壽治昆弟之獄閉閤自咎
梁彥光治母子之獄使觀韓伯俞像所謂以德化民者
歟甯遠古柳城也實爲夾庚孔道往來之衝君下車之

始四郊多壘東則義州西則永平府皆以民變戕官圍城而鳥夷之內犯者飛艫巨艦雲集乎其南大盜李鳳蠶聚黨萬人驫駭蠭喬乎其北君親率搏力勾卒禦之四竟禽殘翦猾綏爰有眾故雖寇在其垣而民不知兵沈鋒靜柝遂以無事緬維中興以來　朝廷旁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凡有守一城捍一邑俾封狐雄虺不薦食我黎庶者輒不次用之往往以守令之官超擢監司甚或總十連而督八州赫然居都府之重若君之在甯遠其龍驤鳳矯之略抱冰握火之誠亦豈有忽斯而依流平進習無超轶之兆何也得無庚戌榜運實有以

使之然乎然君之居憂而僑寓於晉也今相國晉撫英公方爲晉撫實奏　大廷寄諭以君性情樸實勇於任事肯量加委任漢丙吉所謂朝廷已知弱翁治行者不以此徵之乎英公命君佐理團練之事豫寇犯茅津以備嚴不得渡君與有力焉及其來江蘇也先攝行丹陽縣事丹陽爲賊踞最久收復之後彫敝尤甚君招集流亡開墾田畝飢者予之糜呱者予之乳開横舍以課士修祠宇以祀神辦訟以平賦役以均良善者右之暴亂猶犯令者嚴治之丹陽大治時曾文正公及今相國合肥李公皆大奬異曰佳乎吏也乃使之宰吳縣吳縣

漕糧甲天下輸納者舊有大小戶之分君一律徵收無
所偏袒創設恤孤堂凡幼而無父者鞠養之教之讀書
教之技藝又設官醫局庀藥皆造焉他如平江書院及
昭忠祠節烈祠以及韋白周況之祠諸載在祀典者繼
完葺之百廢咸舉而其所以爲治者悉與丹陽同吳縣
亦大治積優成勞報最於　朝　詔以知府用加道銜
焉君恂恂儒雅雖任繁劇不廢丹鉛所著有鑑古齋稿
仕學類編臨民隨筆諸書蓋學古入官之君子也諸公
子稟承家學咸克有聞於時而其長君以孝廉方正徵
祗學勵行尤爲鄉里推重其弟三子中書君以癸酉舉

人戊甲戌進士適與君之以酉戌聯捷若合符節士林豔稱之皙配吳夫人事舅姑以孝治家以儉且勤長君二歲其生辰後君一月一以仲春一以季春桑弧繡帨後先暉映時和氣暢萱長鶯飛於以祝延齡而慶多祉不亦美歟余切人不媚不爲浮詞惟願君康强逢吉眉壽無疆異時治績彰著　天子用漢廷黃霸故事徵拜三公使海內知戊戌榜中固多奇偉英俊之士而爲談榜運者一雪此言也則余雖跧伏田野與有榮施矣

吳母張太夫人八十壽序

光緒建元之四年太歲在著雍攝提格子健大中丞以

壽母張太夫人行年七十有九乃卜正月之吉於吳中節署預稱八袠之觴禮也其時游列戟之門發戲綵之堂者莫不希韝鞠跽奉觴而雅拜善頌善禱華藻雲飛誦窈窕德象之篇寓眉黎臺駘之祝於是吳下搢紳先生及四方士仁之來游於吳者咸就樾而謀俾獻一言以侑兕觥以祈黃耇然樾西浙之鄙儒也聞見偏僻語言樸陋奚足以焜綠純而耀彤管哉既而思之伯陽父有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昔歲太夫人七十生辰中丞方官京師將乞壽言於輦下諸君子太夫人貽書戒之曰余生平無他長恭儉勤慎至老不渝但當紀實無取

訣可然則獻言於太夫人者豈必比物若蒜連類龍鸞而爲煌煌以瓖瑋連犿爲能哉亦紀其實而已矣竊嘗三復太夫人之嘉言懿行爲之淵乎深思而不禁有感於孟子之言所謂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斯言也爲傅說諸人言之似非閨門之內婦德母儀所可比擬然事雖不類而理則相同方太夫人之歸贈光祿公也婉嫕淑慎不愆於儀其事贈公也莊以敬其事祝太夫人也柔以恪凡女君所有事者率以身任之上而營蘋蘩行潦之薦下而具秋韭冬菁之饘鬻符桶檍爲鍼管線纊爲尊者之廁牏兒童之禂褯煩擱之

腍飾之未嘗以倦訢告當中丞之始生也因積勞故乳湩不繼煮米作糜擣粉爲餌以止梱饑中丞少時有伏瘕之疾職是故也卽是以徵而太夫人之黽勉有無不遑寢饋可以想見矣夫求伸往屈者羲易之微言也前沈後揚者越書之精語也人徒見太夫人之綬福絣齡增榮益譽從而詠歎之歌舞之而不知數十年來動心忍性如此其勤惓也其在太元曰若木維流厥美可以遠于苞瓜蓋造物者不妄以福澤予人雖聖賢君相必先使閱歷艱難然後錫之以多福故孫子所言爲千古不易之論事有大小其揆一也以太夫人之令德又克

勤於厥職衍源禰緒積愈厚而流愈光中丞起而承之
育其金鍬玉楨倜然不可及癸當中丞爲諸生時已負
文武幹濟咸豐八年粵寇犯閩始闖其城中丞佐邑令
張公力求拜禦之法罟以鐵鏁縱礧而昇之又穴淺壍
賓薺鐳瓴甒以偵之備梯備突悉如古法三閱月而圍
解一時翕然稱知兵嗣旋舉於鄉至庚申而成進士以
朝考第一人入詞館尋公卿上咸知中丞以文通而
兼武達俄有 詔使從團練大臣毛公治兵於中州馘
千數申鴞然成軍轉戰陳宋汝息之間稜威所塗多壘
雲徹麾城撕邑若振槁若撥蘀其受 主知而膺大

任綦此矣　天子疇咨海內並建豪英冀得非常之人以副不次之遇中丞乃由翰林學士拜湖南布政使登文石之階涉赤墀之餘　兩宮皇太后召對垂詢太夫人年齒并問汝母同行否眷眷慰問恩意有加方之古人所謂為親入舍荀母從官未足喻此榮遇也屏藩南楚未逾再稔而拜鄂撫之　命一歲三遷由鄂而皖由皖而蘇節鉞所臨奉慈輿而俱至太夫人安神閫房之內優游北堂之上頤性養壽有睟其容猶以為清福者造物所忌深有味乎曾敬美之言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是故貴而勤富而儉持盈以約處泰而謙夕惕

若貧不敢自暇自逸則太夫人之恭儉勤慎至老不渝信而有徵矣中丞之為湘藩也湘中莠民羣聚為亂太夫人謂天地好生 朝廷仁愛命中丞解散其黨毋多戮一言省刑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及來江蘇適江北州縣有荒於旱者饑民就食南來太夫人出己貲助施粥又命中丞捐貲為僚屬先集銀盈萬資遣北歸嘗讀後漢書崔寔傳寔母有淑德博覽書傳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功焉以太夫人方之亦何愧乎當百卉含蘤之始為八十常珍之慶太夫人御貂裘扶鳩杖拜絲綸黃玉之 誥而羅金罍玉觴之奉樾以年

家子拜宣文君堂下不敢以風語華言瀆陳清聽敬體太夫人雅意紀實而陳之且推本其所以致此之由皆所謂切人不媚者太夫人聞之或亦听然而笑不以尋常鑿枘之詞屏之乎

其二　為文漕帥作

昔後漢馮勤之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又宋王禹偁母嘗至禁中賜寶冠霞帔問所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義長則訓以詩書太宗歎曰孟母也此二母者皆以生有賢子名動九重天語褒嘉流傳史策豈非笄珈之至榮閨門之盛事歟

乃今又於吳母張太夫人見之方子健中丞之官翰林也　兩宮皇太后召見問母年歲又問精神如何及開濟南楚又承　垂問汝母同行與否　兩宮皇太后加意大臣之母拳拳慰勞恩禮有加此固聖朝孝治天下之至意而非太夫人之賢其何以膺多祉而承異數歟太夫人之教子一以詩書禮義為主而今歲七旬晉九開第八齡又適與馮母年歲相符春日載陽風和氣暖吳下諸君子瞻慈姥之峰拜宣文之坐咸願作為詩文博太夫人之一笑珠零錦燦華藻雲飛而屬文彬為乘韋之先文彬以一江之隔未克登堂

拜母然同官為寮式瞻清懿敢不揚抗而陳之惟太夫
人以淸門淑質及笄而歸贈光祿公漪閣先生小心翼
翼受命不遷事贈公及祁夫人前後五十餘年莊以敬
和以順撫嫡諸子推燥居溼咽苦吐甘與所生無異佐
理家政上而春秋魚菽之薦下而晨昏井臼之事無一
不身任其勞數十年中未嘗一日坐而嬉也當中丞之
生也太夫人方佐贈公暨祁夫人治先人大事千緒萬
端寢饋不遑焦肝灼肺乳湩告竭乃煑糜粥和餳餌粉
餈以就口食食而不化結痛在腹厥病為伏瘕太夫人
日是脾病也脾之言裨宜用艮藥裨益之十齡以外乃

始有瘳即此一端而太夫人之勤於所職具見矣傳有之賢者急病而讓夷詩有之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可爲太夫人詠焉嘗撫中丞而勉之曰吾先後生子三惟汝獨存而幼極羸弱今幸成立宜守身自愛勿忝所生中丞稟承慈訓益勉於學玉楨金除大顯於時自爲諸生時已卓然有聞矣咸豐七年固始大饑謂中丞曰先公在日與祝夫人俱好施與冬寒則衣之衣吾手紉也夏暑則藥之藥吾手丸也今餓莩相望其何以承先志哉中丞奉命乃謀於同人用黔故事爲粥於路以食餓者其明年有寇自亳來圍其邑激矢蝗飛礮石雷駭

十有九日烽火燭天太夫人在危城中處之夷然命中丞與諸兄率族人以登陴助以勿憊慰以勿恐是歲之秋粵寇又大至長圍外合潛隧內攻木石將盡樵蘇俱困中丞與於守城之事用墨子備梯突蛾附之法佐邑令張公捍禦強寇無晝無夜樓止敵樓僅一歸省起居太夫人必詳問賊勢盛衰及戰守機宜其後賊穴地發機火烈具舉城東南隅陷焉用木石楮柱之危於累卵太夫人陽陽如平時曰是有命也自冬至春三閱月而圍始解中丞經文緯武之略於此可見一斑而太夫人之深識定力亦迥非恆情所可企矣中丞旋舉於鄉至

庚申而成進士方朝考第一人入詞館廷議推重
有禁中頗牧之譽詔隨辦練大臣已以搗力句卒
之法保衛鄉里歸騎崛戎馬轉戰於淮汴汝息間屢
瀕于危太夫人皇嘗聚霍羿姚何以家爲
之語爲中丞勖十年纏露沐不遑啟處靡城撫邑
掃清逋殘中丞一人吾知膺大任盡始基於此矣
故雖以嚴徐書記之一備文學侍從之選天子知
其才可大用試之屏藩之任於是有湖南布政使之
命踰年而撫鄂俄自鄂而撫皖又自皖而撫蘇國
家以翰苑爲儲才之地東垣上相西垣上將咸隸文昌

然出承明而膺節鉞一歲三遷未有如中丞之速者也
太夫人安車就養侯福貞貞規矱榘模遇事垂範方中
丞之莅湘也湘中莠民嚚集爲亂太夫人曰天心仁愛
宜仰體　聖慈俾就解散及中丞來蘇適奉　朝命
籌議海防太夫人曰爲政當持大體勿遷就目前留貽
後患此其所見度越尋常豈僅丸熊畫荻之戔戔者乎
去年江北州縣有荒於旱者饑民就食而南太夫人出
貲千緡以助施粥今年又命中丞捐貲爲倡集金巨萬
遣送北歸語曰仁者壽宜太夫人之綬福綿齡紅洞無
厓也方今　天子敬奉　兩宮燕燕至孝推恩

於大臣之母有加無已大夫人年登耄耋神明不衰與
日以百齡壽母恭逢　慶典嘉錫便蕃優禮隆寵視
前所稱馮勤王禹偁之母必有大過之者文彬幸與中
丞同官當得與聞其盛也

其三為沈制府作

光緒建元之四載　天子方徽奉　兩宮皇太
后珊輿彩仗鳴玉慈庭尊履蒸蒸春承洪業於是鶱烏
見而延嘉生織女明而鉤鈐耀一時士大夫家咸有肩
黎之壽母祥流喜洽雲蒸川增蓋非徒　聖世之祥
實亦　兩宮皇太后曼福耕齡之兆也方春始和

温氣應節百卉含蘤萬物棣通大中丞子健吳公於三吳節署爲尊慈張太夫人稱八袠之觴蓋是歲太夫人行年七十有九矣古者奉觴上壽非有常期以歲之正以月之令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禮也吳中諸君子莫不披華啟秀傾液漱芳以將其善頌善禱之意而屬祿楨以一言爲乘韋之先雖然玉笈金箱之記翠嬀元扈之冊固有識者所咄鄙豈足以陳於宣文君之前哉往歲太夫人行年七十中丞方官京師徵文於其僚友太夫人戒之曰余生平無他長惟恭儉勤愼至老不渝但當紀實無取諛詞竊敬體此意即以太夫人之言爲太夫

人壽徵之壼史考其大端屏浮詞而紀實事惟太夫人之歸贈光祿公漪園先生也堂上固具慶饘酏酒醴佐女君而敬進之請漱請澣必以其時其事贈公也雅嫉而禮其事視夫人也淑孅而和數十年中無纖芥之失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於斯覘之矣此太夫人之柔且慎也嘗訓中丞曰自汝曾祖以來蟬冕交映台袞相襲凡四世矣席有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宜戒子孫毋蹈世族奢侈之習故其生平務以節儉爲家人表率一衣一帔非敝不易雖副笄六珈象服是宜然所曳裏者往往猶微時笥中物也此太夫人之儉也贈公以名翰林官

西曹陳情歸養絕意仕進終身以泉石自娛不屑屑於家人生產而視夫人又體弱善病故家政無巨細悉委之太夫人井臼焉刀尺焉節羨則粥以祀先人衽裕鞾甗以撫諸子有無龍敏朝斯夕斯當中丞之生也以積勞故乳湩竭焉爲粥糜以飲之和饌餌粉餈以食之其勤恁可想矣近歲以來安神閒房之內優游北堂之上宜乎頤性養壽與物爲春而太夫人顧有味乎曾敬姜之言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無日不進諸孫而悉懷之日滿福者造物所忌自暇自逸非吾所敢出也此太夫人之勤也夫恭慎若彼儉且勤若此太夫人所自道者

洵不虛矣乃更有出於恭儉勤慎之外者當中丞爲諸生時適粵寇犯固始圍其城長圍外合潛隧內攻形珠星流飛矢雨集羣情猶猶與僞爲若不可終日已而焚村燒擬屋瓦皆飛太夫人處之泰然曰是有命也命中丞從縣令張公登陴固守高廊有備賊偵有備拂突有備凡三閱月而圍解中丞以知兵聞於　朝實始於此賢母之教也是太夫人持身慎而遇事勇也方中丞之爲州牧適州中有莠民嘯聚爲亂或議其夷滅禍祟之太夫人曰是非所以體　朝廷德意也命中丞殲厥渠魁餘皆釋殺遂以無事及中丞移牧撫之節來撫三吳

江北州縣有荒於旱者流民就食渡江而南萍浮蓬轉不遑啟處太夫人命中丞捐俸錢爲僚友倡而又出己貲助之用齎黔敖故事爲粥於路以食餓者春和氣暖遂予以資糧屝屨使得扶老攜幼繈負而歸屨縷之氓謳吟盛德厥聲載路是太夫人之治家儉而惠下仁也中丞出方雅之族負文武聯濟而又稟太夫人之教故能蜚英騰茂大顯於時由翰林起家敭歷中外由承明之廬而即受方牧之任未逾再稔遂授節鉞嘗其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　兩宮皇太后召對詢及太夫人年齒精神雖古人所謂馮親入命者毋從官不起

過也此固中丞之立身揚名自顯其親而太夫人之令德獲報於天亦至優且渥矣自此以往康強逢吉眉壽無疆以德門之壽母爲 熙朝之人瑞壻始肖而承極長孫楨寔與中丞同官江南與聞盛事而爲官守所拘未克登堂上壽謹獻此言以侑春酒而祝臺萊與太夫人但求紀實無爲浮詞之雅意庶幾其有合乎

其四 爲許信臣前輩作

昔在道光中葉乃劍奉使中州與司學校行部申息間踰春風之嶺登修竹之臺其地邈郥其人咸紆文物之盛冑於兩河而固始吳氏尤爲衣冠著姓蟬冕交映台

衮相襲於其時識令大中丞子僊吳公爲玉質金相英
髦秀達懷文抱質鷹揚其體望而知爲當代之名人魁
士矣光緒之初中丞移安徽之節來撫三吳下車逾年
適江北州縣有荒於旱者屢經之氓就食南來流甿千
里道盡途殫扶老攜幼不遑厥處中丞以太夫人命捐
廉俸爲僚友倡而太夫人又出己貲以益之饘粥爲粗
席爲資糧屝屨焉俾萍浮蓬轉之人隱隱得所時和氣
旋襁負而歸於是塗懽里忭咸含和而頌太夫人之德
曰是殆所謂天布者乎昔羿樂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
德邀紀宜太夫人之登壽重行福塗翔禨集蝦虹澗無

且矣乃釗釗作而言曰諸君子但知其一未知其詳也乃
釗幸得在通家之列盍嘗讀其壼史而知太夫人富仁
寵義襮信衣忠有非尋常婦德所能及者請揚抉而陳
之太夫人之歸贈公漪園先生也佐祝夫人庀家政剖
豪析芒巨細咸舉撫嫡諸子推燥居溼擁樹之餔啜之
與所出無異中丞之生也太夫人以瘦羸務例乳不流
湩乃煮米使糜爛和餌餈之屬黏黐而食之中丞齠齔
之歲恆有癥瘕之疾職是故也贈公及祝夫人晚年多
病稱藥量水出入扶持惟太夫人是賴常有味乎敬姜
勞逸之言故雖中年以後可以少休而瞿瞿然不敢自

暇自逸聚諸孫而課之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者一日之閒三致意焉嘗粵寇之犯固始也中丞以諸生從縣令張公守城外則隆衝以攻內則渠幨以守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於樓上焚杅燒撥屋瓦皆飛太夫人處之夷然曰是有命也其雍遂而聰哲爲何如歟中丞既成進士入詞林　朝議以其兼有隨陸之文絳灌之武爰命從團練大臣毛公治兵中州由是櫛風沐雨轉戰陳宋汝息間免起凫鼎若奉漏甕而沃燋釜太夫人勉以戮力王事無以家爲念用能禽渠翦猾所至有功昔唐畢諴以學士召對論列破羌之狀懿宗大悅謂不期

頗牧在吾禁署中丞以詞臣躬履行間覩古人有過之
矣　天子知其才可大用由翰林學士拜湖南布政
使未再稔遂授節鉞由鄂而皖而蘇一歲三遷爲人臣
希有之遇其始赴湖南也　兩宮皇太后召對便
殿問太夫人年歲精力又問汝母同行否拳拳之意厚
地隆天非太夫人之賢其何以副此異數乎竊嘗聞於
中丞而得二事焉其官湘藩時適湘中有莠民煽亂或
議禽獮而草薙之太夫人曰否　朝廷寬大若剿殄
無遺非所以副德意也其解散之便此太夫人之仁也
及中丞甫至江蘇奉　命籌議海防維時風火檄之

民闓集於內地持驕縻之議者卒多依阿其閒太夫人曰毋為政宜持大體若過於遷就何以善其後乎此又太夫人之智也仁且智是謂賢矣太夫人之賢如此宜其享大年而受多祉仁者之壽智者之樂備集於一身也歲在著雍攝提格太夫人行年七十有九矣中丞乃於節署稱觴預慶八襲禮也古者奉觴上壽非有常期以歲之正以月之令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吳下士大夫登戟門而拜猊座咸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此盛世之休亦三吳之慶也以瓌瑋連犿之辭寫眉黎臺駘之頌星稠綺合璨璀其聲極文章之大觀矣惟是往

歲太夫人七十生辰中丞徵詩文爲壽太夫人戒以但當紀實勿爲諛詞然則辭宏意茂飛蓬不貧雖復含跨劉郭陵轢潘左豈太夫人所樂聞哉乃剟舉與中丞有一日之雅獲聞太夫人珍禕懿鑠之行知其上承聖湖恩命而下詒令子賢孫無疆之休者固自有在謹舉其大端著於篇若夫閨門之瑣節鞶帨之恆詞固不足以陳於前矣

譚序初觀察五十壽序　代吳子健中丞作

徐州古彭城也地形便利人民勇悍爲南北之襟要而秦漢以來用武之地昔東坡守徐州上言其地三面被

山其城三面阻水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爲剽掠是以項羽既入關而還都彭城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其險要可知矣自宋至今又數百年而山川風俗未改於昔

國家特設徐州道一員轄邳宿銅豐桃源諸州縣而駐徐州於以藩遮江淮聯絡梁宋同視他路尤要哉光緒四年徐州道缺員制府沈公與元炳合言於

朝請以蘇州府知府序初譚君權攝是職誠以除暴安良整紛剔蠹非得開達強幹綜事精覈如君者不能勝任而愉快也君以銅虎符權觀察使舟大者任漕馬駿者達馳一道福星行有日矣而是歲二月

其日壬辰爲君五十初度同官諸君子咸願以一尊爲
壽而屬元炳爲揚觶之言元炳幸與君周旋雅知其治
行誼固不得而辭然而祝嘏之浮詞非君所樂聞亦非
鄙人所屑爲也請爲諸君子徵其實君於己未歲登賢
書壬戌歲成進士旋膺清華之選以文學備侍從羣公
卿士咸器重之在翰林時已負重望內制外制諸文半
出其手玉堂清要之職擇人而任君久於其事學士院
咨報中書樞密多所裁定京兆之試兩充分校官所得
皆知名士俄行取江西道監察御史　天子知君之
才命督理五城街道兼巡視中城於是奏改爐房銀市

章程以杜積弊又鑒於唐代回紇之留京師者創造邸第或伏甲其中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鬬乃申明先王苑服之制嚴戎夏之辨而峻出入之防有輸金幣欲易地一區者力持不可方是時君猶爲京朝官而風采隱然孔愉公才丁譚公望已兼而有之矣元炳雖與君同官京師然以從戎中州方轉戰於陳宋汝息之郊崎嶇戎馬不遑寢處以故相從之日較淺及奉　命撫吳而君適以臺諫出守南蘭陵於是其風政修明卓然比美於古之龔汲張杜者乃有以得其詳矣君之治郡也令則行禁則止法之所及如百體之從心綱維補緝隨宜

經理完竣舊悉皆有條其仁如春陽威如秋霜銅斗鐵尺市不豫賈常州所屬有馬蹟山者島嶼縈迴林巒幽倏時出田家殘民未稼君躬履其地搜原剔藪龍山絡野青燐白獵聚而殲旃殆所稱亂羊永除害馬長息者乎歲饑發匱之盜有於歲䅜踰人牆垣竊人金玉丞案雖有沈命之法莫之能禁君嚴定相保相受之令每十家輒使縣一鐙藉喧沈寂之時蠟煙如霧照耀街衢宵人望而裹足比戶晏然犬足生氂罷陵之民至今稱焉及移守姑蘇政如其舊而益之以沈毅之力以吳下為繁華淵藪女閭三百相沿成俗乃痛治之娼婆婦駔有

犯必懲又以市所用錢不如律令斑駁黑澀風飄水浮
乃稽大農成式每一錢以重二銖八十有八黍爲率著
爲金布令甲罔敢踰焉至於海外腐腸之藥流毒中國
豕臭之夫趨之若鶩通闤帶闠之間桑戶棬樞蓬篠葦
席拙簪招燐熒熒相望談者比之峪山之鬼市藏垢納
汙無所不有不軌之徒麕集其中君尤惡之有厲禁焉
昔元公治周設萍氏以禁酒況其弊百倍於酒者乎首
匿知從之律正宜施於此矣大都君之爲政有冬抱冰
夏握火之誠有后不奪堅丹不奪赤之志故始雖羣情
疑殆嘖有煩言終能析愿禁悍化鴟爲鳳其聽獄訟高

坐堂皇縱民觀聽苞苴竿牘不敢入其門左右便辟不
能食其意下車未及再稔而走卒兒童謳吟德政若廉
州之歌頗有道澶州之頌韓大中矣漢時二千石有治
理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之吏治比隆三代方今
天子勤求上理加惠黎元君起家詞臣出而典郡政平
訟理積優成勞丙吉所謂朝廷已知弱翁治行方且大
用者可計日而待彭城之行爲之兆也君精神淵著家
門鼎盛諸公子金友玉昆後先輝映其長君已官農部
矣春日載陽氣和時暢爲春酒以介眉壽三吳父老咸

懷去思而蕢樓之下歌來暮矣不才忝持使節深幸與
君同官得以相助爲理也因臚舉君之善政而著於篇
以自附於古朋友見善相告之義視彼覶縷之浮詞庶
有異乎

嚴母王太淑人八十壽序　代錢湘吟同年作

詩大雅旣醉之八章曰釐爾女士鄭康成以女士爲女
而有士行者又繼之曰從以孫子康成謂生賢知子孫
以隨之然則子孫之賢且知固由祖若父之積善餘慶
而亦由於其母之賢於詩固有明徵矣雖然斯干不云
乎女子之生惟酒食是議而已歷觀諸史自東漢而後

必有列女一傳其中所載或以節著或以才見要皆女之行非士之行也女而有士行者自漢至今不多見乃今見之於嚴母王太淑人婺源王氏固右族也其大父蒟亭先生父竹嶼先生歷中外光名滿天下太淑人在室時明詩習禮淑慎其儀年十八歸某甫先生當是時嚴氏號素封雁衣鮮食家貲累數巨萬太淑人從容言於君姑蔡太恭人曰富之以澤其富已足者也善迎身者不殖盡積德以詒子孫乎新婦匳中有徵信錄一書惟大人留意焉蔡太恭人從其言與者衣之病者藥之物故者棺之煢獨無依者賙之行十數年不倦其在周

易坤爲吝嗇然則吝嗇固坤德之常也太淑人始來歸
已宅心醇粹若此有古鍾離子葉陽子之風所謂女而
有士行者非歟最太淑人數十年重名義輕貨財實於
此乎肇之某甫先生以郡丞官滇中遷太守陟監司至
輒有聲而所官多瘠土奉入不足仍取給於家先業耗
焉殆古所稱以久宦減其產者耶午歲以昭慶府同知
駐大關是歲其地大侵民買於食剝榆掘草煮木爲酪
先生出白金四千兩振之謀於太淑人無難色焉嘗以
轉運滇銅入京道出於蜀蜀江之險甲天下雷响電激
下五上百洪帆摧檣日或數見有善士李君募人鑿石

劉㦣爲吏請於先生願得兼金五百以助厥役適有以翡翠條脫求售者問其直亦五百先生曰吾槖所蓄五百金耳孰此乎彼乎太淑人曰是不待再計而決者也臂支腕約非吾所須能傳之子孫亦一玩物而已若助彼善舉醵覲即炎使行者享無窮之利不亦美乎先生欣然從之及知順寧府也有土司無嗣議者覬權在郡守有奇爲後者攜貲而來兩金北𧴸濯獲滿前㖊卻之太淑人喜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君之謂矣先生之疾且篤也太淑人爲文籲天請以身代刺十指出血書而焚之竟無效身後蕭然敗瓊弊

席無銖金寸帛之儲且嘗以公事假用官錢二千餘緡
太淑人曰吾夫子生平以清節自勵不負民可負 國
乎凡親故賵賻承含之物悉出以償官猶不足斥買衣
飾以濟之可謂皭然不滓者矣歸自滇而道梗遂留於
黔五五既畢其少子某補太守故留黔奉母者由丞遷
令琴鶴所至奉版輿以臨之風政修明流愛於人母教
也以邊地無良醫親製藥餌以施病者歲活無算民尤
感之壬戌之秋攝郎岱同知而寇大至長圍外台形珠
星流太淑人惟勉以效死勿去城竟獲全用是功晉二
千石俄由思州移知石阡府所屬荊竹園乃孳賈之野

昧莫之坰固萑苻淵藪也乙丑夏五賊乘間突至諜者應之城遂陷太守巷戰死焉太淑人聞變急命臧獲輩抱其孫及孫女三人踰垣出匿民舍而自率子婦及兩女投荷池中水淺不死賊去僕婦咸集出之池中是時仲子緇生同年適請假在籍聞難奔赴而太淑人已由大江東下遇於溧奉之歸歸里數年患暴痢甚劇其幼女刲肱肉和藥以進翌日乃瘳而女俄以微疾卒其事始顯同鄉士大夫之官京師者請於 朝旌其閭爲頭綽楔一如故事太淑人雖甚痛之然曰吾子死忠吾女死孝爲老人光榮不已多乎其中女歸沈仲復廉訪爲

繼室太淑人謂諸子曰汝祖五踏棘闈不獲一歌鹿鳴之詩心豔玉堂如在天上今一子成翰林一女嫁翰林亦足慰先人地下矣緇生同年李北堂之訓居鄉惟以行善爲樂嘗賑飢民七萬有奇誓於神無粉忽之私創建書院於青溪俾秀艾之士諷誦相摩命曰立志繩樞甕牖中嬰倪婠妠多棄不育會集同志與之乳與之餘命曰保嬰而其尤善者在革樣盤樣盤者縣官收漕之時盛米於盤呈盤於官驗米質也相沿既久吏緣爲姦樣米不反於民樣盤日大於舊緇生力言於大府革除之此一事也尤爲太淑人所喜云丁丑戊寅間晉豫大

無長君伯雅太守奉合肥相國之命設賑局於滬得金十二萬兩有奇太淑人喜見顏色謂饑色饑顏得此續命與爾弟之革櫕盤同一功德也蓋太淑人好施樂善老而不衰殆其天性然乎反坤性之吝嗇而爲乾德之普施所謂女有士行者至此益信則其子若孫之多而且賢正詩人所謂從以孫子者又曷怪焉自幼工書畫嫻吟咏著有寫韻樓詩鈔今年四月爲太淑人八十壽神明不衰人有求詩畫者猶能應之實廉幸與緇生同年敬獻此言以昕太淑人爲當代之女士於以奉春酒而祝眉黎庶有異於尋常鞶帨之詞乎

何竹君八十壽序

余昔嘗服膺馬少游之言乘下澤車騎款段馬稱鄉里善人以為士能若是亦庶幾守約而居沖者矣雖然余猶惜其拘雌節而不知所以恢之也夫鞠躬履方者繩繩之操也意行如天者孔德之容也苟徒鑑然不滿軥錄疾力而已亦何足以瓣天衎哉若竹君封翁則不然何氏在徽固名宗望姓也自其五世祖時由歙而遷於杭以西湖山水甲天下遂占籍焉越至於君君若文中子之家銅川六世矣君之生甫及晉山居士識之無二字之月靈椿之蔭欻然殞謝逾數月祖已之節又廢而不

舉君貌焉始孩易羅綳繡被而麻之尊慈任太夫人停
辛儲苦是拊是育出扶扶赤子以至於羇貫成童嘗其
憊矣當是時家已中落昔也陶白程羅今也樵蘇弗繼
君之初意亦思枕經藉書閉廬精誦登文詞雅麗科爲
門戶光既而喟然曰瓶之罄兮惟罍之恥吾毋缺然無
甘旨之奉倘侈談青紫哉日月逝矣歲不吾與雖微毛
生奉檄之望敢忘仲氏負米之義乃棄詩書習會計徵
人技多以財發起家者握亭戶鹽籌其家與千戶侯等
君亦從事其間器幹恢張綜理微密鼠尾之帳踦零之
錢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而性至孝以所業在城中太夫

人猶居江干每數日必一省視雖盲風怪雨霹靂變
識孺袍袴亦不爲止及後家稍裕乃卜宅於城奉版輿
而安居焉太夫人有洞泄寒中之疾𣊬病在牀君左右
扶將中帬厠牏身自浣滌孝乎惟孝君之謂矣枯魚銜
索忽如過隙蓼莪之詩潸焉而不能讀乃以太夫人一
生苦節籲於大吏而聞於朝綽楔烏頭旌於其門一如
律令君乃感且泣曰　　　帝有恩言榮及泉壤吾母有
知其亦當含笑乎叢內行之篤有如此者自奉甚嗇箴
無舊帤櫳無新衣疏帳縹被襆絮而秩列一日再食尤
爲淸省三弋五卵皆菜而已然不速客至則縹醪之酒

雕胡之飯虀臕臛羹金薤玉膾可咄嗟而辦也以故坐上客滿有孔北海之風君又輕財貨重然諾凡三黨之戚以緩急告者罔弗應其或半面之交一日之雅有所稱貸貧不能償君笑而謂之曰孟嘗燔契彼何人哉焚如棄如拉雜摧燒之傳別書契不足復道也性不佞佛而時就福庭寶地設伊蒲精饌方袍之侶咸飲食之食堂齋肅器鉢無聲錫影瓶光與梵經香飯交相暉映君顧而樂之蓋好施樂善天性然也夫劉勝寒蟬古人所笑君門內之行夯然清修而其出與人交際則又磊落炳煥卓公覓中文饒洪邁兼而有之所謂和調而不緣

溪盎而不苛者乎以視馬少游所稱方茲褊矣天降雄彥萃于一門其長君承父業操贏制餘有加於昔其第三子則以一㩦之儁有聞於時今爲校官秉鐸安吉維誦之孫斑連繞膝符王氏三珠之數君年逾大耋神明不衰今歲九月癸巳爲君八秩懸弧之期以脊米泛菊之辰爲雪藕冰桃之奠老圃秋容黃花晚節可爲君賦之矣所願頤神保年康强逢吉由是而至期頤以百歲翁爲　熙朝人瑞曼齡騈福垂耀億齡此日所歌乃衛武公八十之詩以爲賓之初筵可也

譚文卿中丞六十壽序

光緒四年秋八月　詔以陝西巡撫譚公爲浙江巡撫故事巡撫必兼兵部侍郎銜至是部臣以請命加兵部尙書銜異數也公由陝入覲　兩宮皇太后召見撤簾垂問眷注良厚并以公在陝積有開罪大夫之毀　諭以彊吏行事朝廷悉知勉盡乃心毋畏多口公親承　玉音感激流涕是歲十一月丙午朔越三日戊申公在浙江行省拜受巡撫之章蓋自同治七年由杭州太守遷河南廉訪使者以去至是十有一年矣僚寀賀於庭商旅歌於市廛褸之氓忭於野咸曰吾公來乎其明年氣調時豫田疇畢登粟滿於廥綵滿於籯

而公猶以時事方囏滿則慮嗛嗛翦翦如畏不敢自暇逸文明年是爲昭陽大芒落之歲公行年六十矣時宦浙中者多飛翰聘藻之人咸思進一言爲壽公曰噫今何時乎鐵覎蚍洲阻絕聲教　朝廷旰食宵衣乾乾若惕封疆之臣引咎不遑敢言慶乎於是僚吏震慴莫敢以詩文獻者德淸民俞樾舊史氏也麤習紀載之文方受公書幣主詁經精舍講席乃盱衡而言曰昔王褒益州刺史曰非有茂績殊勛可以耀玉牒而勒金簡也而王子淵爲作四子講德論以稱頌其美中和樂職之篇至今傳焉况龍文虎武智名勇功如我公者而遏豐樂之

樓登有美之堂寂寂無頌聲公則一舉而四益矣吾儕
詠謠得無為王子淵所笑乎夫瓌瑋連抃以厄言為曼
衍誠非公之所樂聞也然兩浙之間尸受覆譏心歆腹
詠又非公之所得而禁也櫛切人不媚請為公言其大
者嘗
穆宗御極之初朝政清明　宮府無間而
不得志之士意有所鬱鬱輒以危言媒蘖其間舉朝猶
猶與與未有所決公密疏於
朝言深[illegible][illegible]黑白分明
下析羣疑上同
天聽論者謂當時事勢正猶成王
沖幼周召夾輔宏濟艱難小有搖動事未可知公從容
風議於文石之陛赤墀之塗不待風雷之警克協遇雨

之吉任賢勿貳光啟中興此公之功在　廟社也
同治十年公開藩秦中創設桑綿局由浙西募蠶師以
往灞滻涇渭間蠶事大興陝人所謂譚公綢由公始也
又濬鄭白渠修灞橋以收八川之利當是時關輔初定
倉積空虛而邊事未艾軍需尤亟省垣舊設官錢之肆
部頒鈔版由藩司月印萬紙以給軍餉官奉及商賈懋
遷之用而圜法日壞公整紛剔蠹剖豪析釐鉤稽出入
不使有秒忽之濫行之期年軍府饒裕乃請停官鈔泉
布流通民間便之及公由陝藩開府郡縣積穀逾數百
萬石而藩庫之銀溢於舊者六十萬皆累年所節省者

也別儲之戒勿動已而奏中大撫閘捐穀以食餓者又出銀買穀以繼之雖饑不害公之力也其時山東山西河南皆赤地千里　天子爲之聽朝不怡發內帑之金爾南漕之粟猶不足至鬻爵以贍之而三吳寂然若無其事者臺諫譏公不得其詳鰓鰓焉議公之膜視而不顧噫曲突徙薪而不如焦頭爛額哉公過詁經精舍與樾語偶及之樾曰活千人者封子孫公所全活豈止千人乎此公之功在閭閻也及公之撫浙也距守杭之日遠矣而十年前之積牘猶能覆舉百不一失清理庶獄稽核荒田整飭鹽綱汰除浮費具有條理下車三月巡

歷沿海郡縣慨然歎曰浙亦東南海疆一門戸也守土吾職其敢忽諸乍浦澉浦鎭海定海温台諸處故有礮臺公一一履行其地圮者修之未得地勢者徙之孤峙海口者增建以翼之　國家設兵有定額兵之外佐以民力則曰勇公於綠營之兵選其精壯者教誨而調一之勇則汰弱留强又募台民之趫卞者爲新營營五百人咸豐以來楚軍舊制然也水師則有栽有併艄數人數瓶若畫一𦾔自公至浙而浙已隱然有金湯之固矣士大夫恇怯者惡聞兵革其銜膽自厲者又空言無實用公不動聲色隨在有備而不使人知我之有備其智

深勇沈何如哉與時　天子或有事四夷則執殳前
驅敵愾禦侮惟上所命非獨為浙東西綢繆牖戶而已
此公之功在海壖也公始以文學受　主知咸豐中
大考翰詹公名稍居後　文宗親擢置前列在翰
林時屢主文衡門下儲三鼎甲鍾君駿聲歐陽君保極
余君聯沅士論榮之圖籍之外無他嗜好犀軸牙籤充
箱照軫先達著作躬加題帖或付剞劂以廣其傳浙江
西湖　文瀾閣為度藏四庫全書之地兵燹之後堂構
撓廎皓壁丹柱風斑雨駁乃鳩工庀材鼎而新之以千
金購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尊藏閣中行將訪求墜簡使

還舊觀又以宋史蕪穢文未該備李燾長編繼美涑水北宋事實具見於斯爰出巨貲鏤版行世妙選英俊以任校讎兩浙之士負素挾冊而來如登龍門之阪或疑時方多故此非所急然古人如祭遵之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伏湛之倉卒造次必於文德豈淺見所能測哉此公之功在藝林也樾以部民忝與賓筵之末辱有周旋之雅竊以為公之服官本末有國史存人倫之盛有家乘在不必以詹詹小言瀆陳清聽故特舉其大者四端自附於四子講德之義公倘不以浮辭而擯之則異日由七八十以至期頤延洪納祉山崇川增樾之所以壽

公當更有進於是者此猶中和樂職之首章也

鄒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代

浙東西皆擅山水之勝而吳興尤以清遠著稱爲浙西名郡已卯夏湖州太守缺官大府以爲一郡領方非兼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者未克勝任愉快也颺言於中朝請以鄒某甫觀察往攝其事於是朱轓之車銅虎之符翺翔於下菰高弁間而茗霅之濱頌聲作矣是歲之秋爲尊慈張太夫人七旬設帨之期將登會景之樸張幔亭之宴採日精之秀侑眉壽之觴士大夫之與觀察游者咸願爲詩歌以介之爲文詞以張之然而玉笈

金箱之記翠嫣元扈之册固有識者所嗤鄙非所以增榮益譽也切人不媢敢不避席而擇言乎惟太夫人固方氏之祥女也資政張公與方氏有連同業焉爽往來其家見其明爐睽惠心愛之請以爲己女乃姓張氏其歸贈資政公也年二十有三事君舅君姑得其歡心家事悉委之鍰積綦緇具有條理處先後築里無間言贈公性至孝感詩人白華黍之義夕膳晨羞必豐以腆又以兄茗香先生慕於陵灌園之潔築室於野爲人外遊慮其不給於鮮時以珍饌節之太夫人韭茗柿蘇弱自儕閥推甘讓美朊如也方是時江南猶承平巨家漿

酒藿肉雕棷而爨之習以爲常太夫人雖生長華膴而屏去珍髢弱操井臼有桓少君風以贈公體羸多病稱藥量水必躬必親不假手鼎娥籠妾十許年如一日也贈公負經世才以佐儼功得丞一縣其族祖壯節公素所器也敦勸出山太夫人曰夫子體弱於繁劇非宜青袍黃綬聽鼓應官豈若休沐家衖之爲美哉且一命之微尉鴟哦松於世無濟范文正有言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夫子精於醫者也若本四然一反之理治十起九其爲利益不甚宏賅矣以仕爲贈公避之竟謝不出有求醫者必應之貧者撫予之藥物每癒一人太夫人喜曰

今日不虛度矣及庚申之亂贈公奉父避居於鄉遇耦抄之盜採囊發匱空其所儲茅居蕭牆樵蘇弗繼意必誦雍門子之言昔富今貧以爲太息而太夫人陽陽如平常俄一日贈公爲人治疾去二十里外而城中之賊出掠於郁聚太翁年八十五矣聞變卒里中練士以出寡不眾敵隕焉未幾鄰里諳習之眾悉至賊竄東散去而贈公歸枕股號慟涕泗慘懍若不欲生雖經太夫人力勸稍稍納水漿然自此鬱悒侘傺戚戚無懽夢寐之中時呼殺賊鼠思泣血卒以不起太夫人撫櫬祭而态慎之曰爾祖戕於賊爾父以齎志不遂晚忽賈絕夫不

共戴天禮有明訓汝誠丈夫也宜力爲　國家殺賊以報私讎切磋砥礪久居麾下也觀察於是投筆而起歷佐省三劉公琴軒潘公戎幕先後六年轉戰齊楚燕秦皖豫吳越間身歷與軍搴旗者數矣其後諸賊以次削平廢城撫邑若撥亂然而觀察實親履行間躬與其事每禽名賊必手刃之同儕皆笑曰悍人哉不知觀察之公憤私讎久鬱於中至是而逞也大亂既定乾清坤夷而觀察已由太守涉監司　錫用二品之冠大吏知其才也咸委重焉嘗奉檄権蘭溪之稅踰年而権衢州又踰年而権温州又踰年而筦省會總局剖豪析芒部

分如流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其行已也奉太夫人見利思義之教不妄名一錢身處脂膏不以自潤古之人遺絲藏閣駒犢還官不是過也宦轍所至必奉版輿以臨之太夫人流連山水溫乎其容編戶之垠婦人豎子咸來瞻拜載色載笑飲人以和或以疾疢告則青粒之散絳雪之丹手自封題告以方法其在蘭也有棄嬰兒於河者愍然傷之命觀察設保嬰之會籌經久之費予乳予餼全活無算其在溫也謂觀察曰天民之窮者有四而嫠其尤也可無以恤之乎觀察敬諾溫州清節堂之設自是始也比年以來晉豫大祲太夫人聞而傷焉悉

出所蓄以助輸粟一家化之雖諸孫中之幼穉者亦手奉瑜珥瑤環以裨益其數所謂天佑善歟夫美意延年茲理不爽太夫人樂善如此宜乎永膺多福富壽宜家上承翟茀之 恩內極庭幃之樂愛女在側無持遊之戚諸孫滿堂有舍館之喜衮開第八而神明不衰百歲期頤可以操券某等幸與觀察同官敬獻此言爲太夫人壽青霞戒節貴華延年想太夫人必欣然一酌爲稱之酒也